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跨天虹 卷四 第四則 樵夫遇鞠得團圓

卻說郭公子帶了多人，寫下手本，差家人進稟知府。知府升堂，將這婦人嚴刑拷打，一一招成。不容時刻，發在十字街頭鼎首示眾。將虎皮給與郭公子酬榮。公子差家人到飯店，算還飯錢，收拾行李，帶了珍珠小姐，望福州任所進發。不題。且說那蕭道延坐在那鐵嘴崖上，忽然身子十分痛楚，頂灌熱油，大叫一聲。開眼看時，只見身傍草深三尺矣。蕭道延道：「我一時邪念，魔頭到來，不覺閉目坐著，做了兩年罪過。前前後後，想來不勝駭異。難道我魂夢所致，世間的人果被我害不成？」便往村坊城市，逢人便問，尋蹤覓跡，果然與夢中一毫不差。依舊回到山中，心下十分懊悔：「害了數千生靈，如何得成正果？這個鐵嘴崖邊，下有萬丈深潭，不免投入崖中，粉身碎骨，以謝蒼天。」將身一跳，半空之中白雲一朵托他上來，白日飛升去了。蕭道延到了此時，已曉得這些被虎傷者，都是一定之數：「上天不過借我形骸減卻，與我無乾。」逍遙遙遙，自在而去。後來這張虎皮，又成就了金玉夫妻完聚，這是後話。

且說珍珠小姐虧得道士替他脫去虎皮，與金玉成了夫婦。金玉雖有積蓄，卻無生息，日逐日消磨，故此門前開下一個酒飯鋪兒。這日金玉正在城外討賬，傍晚回來，不見珍珠小姐。訪問鄰里，俱說他親兄抬去了。金玉想道：「他向來說父親是個知府，哥哥是個秀才，如今得知他抬到那裡定止，教我何處尋覓？我們又是無媒無聘的夫妻，就是尋著了，他沒得還你，你也無可奈何。或者小姐不忘恩義，後來有日相逢，也未可知。」終日啼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郭宗賢公子，捉了虎妖，得了妹子，拿了虎皮，三樁俱是意外之喜，大家取路而回。一路想著關爺詩句甚深，事後方露。末句水畔雞飛是個酒字，妹子卻在酒店相逢，十分靈驗，不勝歡喜。只有珍珠小姐，他只得父母就在近邊，隨了哥哥回去，相見一面即便歸家，誰知行了十餘日尚不下馬，心下十分懊悔。早知如此遠別，丈夫也該說聲，箱籠也不曾關鎖。一路躊躇未決，不覺已到府門，公子一同進衙。父母見了女兒，悲喜交集。珍珠小姐把月宮遇虎的情跡說與父母得知。公子也把途中擒虎的機關，說與二親知道，各各稱奇不已。

且說一個吏科給事，姓朱名蓋臣，夫人陶氏，年過五旬，生有兩位公子、一位小姐。公子長的名朱鈺，次的名朱珏。朱蓋臣新發時，曾選到青州去作理刑，家眷途中遇盜驚散，朱鈺不知去向。朱珏時當議婚，郭仙公已將珍珠小姐配與朱珏。六禮既成，三媒已就，只待吉期便過門，○○○○○○夫一婦，道：「如○一○，我豈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夫。我已父母面前再三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得一個計策方解此圍。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，晚間小姐假作心痛，十分叫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道：「這是孩兒為虎時的舊○，只要○○○身上便止。」夫人即將虎皮蓋了，小姐痛聲方住。自此數日，時刻在身。

到了吉期，花轎已來，小姐打扮停當，夫人將虎皮墊在轎內。小姐上轎出門，仙公作送，迎到朱家。小姐將虎皮穿好，念起神咒，只待債相掌禮，諸親揭起轎簾，小姐竄出轎來，幾個虎跳，竟出大門而去。驚得諸親躲還不及，俱各說異。郭仙公氣得沒法，眾人面面相覷。外人不解，郭仙公也不便說出前因，只好隨著眾人推個不解其故，席也不止，竟叫打轎回衙。諸親也不敢強留，當下告別。朱蓋臣道：「這個分明是老郭欺我，我須計較參論一本，才氣得他過。」眾親道：「別樣可假，這老虎如何假得？」朱公想來想去，實是沒理會處，只得罷了。

且說珍珠小姐，既出了門，便越城而下，一路如飛，不消幾日已到處州。脫去虎皮，來到自己門首。金玉在店中看見小姐，連忙出來迎接，歡喜不勝。小姐到家將前事說了一遍。金玉道：「難得小姐深情。只是卑人庸陋之夫，不堪為黃堂太守的門婿，如何是好？」小姐道：「既訂白頭，何論貴賤！」正是新婚不如遠歸，兩人一夜歡娛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仙公做了送親回來，氣得十生九死。夫人見女兒依舊變虎去了，不勝悲泣。公子道：「二親不必愁煩，不如且著一家人，依舊到處州酒鋪內訪他，或者他不願更嫁，依舊隨原夫去了，也未可知。」即著家人出門，一路無話，竟到酒鋪內來，對店主人問及小姐之事。小姐坐在裡面聽得了，叫家人進內。小姐對家人問了父母的起居、別後的情況，家人一一稟明。小姐便叫廚下準備酒飯吃了，次日即打發回家。

家人回到府中，將所事一一具告。郭仙公想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與夫人商議，差家人同兒子去搬他回來，庶幾骨肉團圓，不致女兒受那貧賤之苦。夫人歡喜，當下就喚郭宗賢，說知去就。

公子即便起程。到得金玉家裡，公子見了妹子，金玉也來見了內兄，十分款待，自不必說。公子把父母之命一一說與二人知道。金玉次日就把酒鋪收拾，欠賬一概不討，打疊行李，僱了夫馬，即便登程，一路不題。

且說朱蓋臣得知郭太尊小姐來歷，不日迎接回家，差了許多家人小使，要截其路。果然郭宗賢公子簇擁車馬回來，朱府管家攔定，將金玉並小姐搶了就走。公子隨著眾人追趕，直到朱蓋臣門前，看見抬入府中去了。公子氣得沒法，急急回家說知。郭仙公道：「你們且不必慌張。你妹子若從了他。也就罷了。若不從時，他依舊變成老虎會走，那時我們問他討人，看他將何發放！」商量已定，俱各不題。

且說來人已將小姐藏在臥房，寫了一個名帖，把金玉送在縣裡，要知縣立時處死。家人帶了金玉到縣。知縣升堂，家人將帖子遞上，稟知情由。那知縣叫金玉問道：「你叫金玉麼？」金玉道：「小人原名朱鈺，曾記起父親名氏，叫做朱蓋臣。初時曾選青州府理刑。家小到任，途中遇著強盜。彼時黑夜，人皆逃奔，小人迷失在嚴州府地方，一個姓金的人家收歸撫養，故名金玉。」知縣道：「那時有幾歲了？」金玉道：「那時六歲，今年二十三歲了。」

知縣聽他這番說話，到合口不來，想道：「這個朱老先又來混賬了，一個親生兒子，到教我斷送他的性命。且叫管家，問他就裡。」對管家道：「你家老爺十七年前曾遇盜麼？」管家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是。家主十七年前選了青州府理刑，家小到浙江嚴州府地方，不見了一位大公子，想是跌入江中死了。」知縣指著金玉道：「你可認得這個人麼？」管家把眼睛擦了幾擦，仔細一看，面龐有些相似，叫道：「你可是我家朱大相公麼？」金玉也認得這個管家叫做朱恩，叫聲「呵呀」。朱恩連忙抱住金玉，知縣就叫管家帶了金玉，歸見家主。朱恩回來（下缺）

「（上缺）年不見的親人，生離遠別，俱是天生注定，人也無可奈何。只有那伏魔大帝靈詩，到後來般般皆應。」話未說完，不覺月照西廊，東方既白，酒筵告散。正是：

昔愁妖孽事，今作好姻緣。

自後朱鈺同兄弟二人延師苦讀，竟成名士，遂登黃榜，曆官銓衡。珍珠為一品夫人，郭宗賢與朱珏亦發鄉科出仕。兩家俱有兒孫，世代綿長，官星顯耀。

只有這張虎皮，小姐一似珍珠，以為護身寶貝。誰知一放三年，取出如同癩狗，皮毛兩下分離。果然是個無價之珍，不值一文一貫，到為後人笑話。正是：

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。